

Jiang Jieshi
and
Hu Hanmin

蒋介石
与
胡汉民

肖杰——著

目录

Contents

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

在孙中山眼里，胡道德学问均佳，蒋性格暴戾知兵	2
胡向孙中山建议：援蒋制陈	4
胡屡电慰蒋，蒋建议孙中山让胡随侍左右	11
在平定商团叛乱中，蒋、胡二人角色不同	15
孙中山逝世后，胡走了下坡路，蒋则冉冉升起	19
廖仲恺被刺，胡遭怀疑被“贬”，蒋说自己救胡一命	25

二 一次联合的流产

胡成为“国民党二大”上缺席的主角	32
蒋成为广州一颗耀眼的新星	35
为少一个对手，蒋曾试图阻止胡回国	39
胡一厢情愿，蒋未作呼应，联合“流产”	42

三 首合作：一个清体、一个清心

祝贺北伐胜利，胡向蒋发出联合的信号	48
胡、蒋合作，“反共”清党	50
蒋、胡合股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	54
胡不负蒋望，成为“反共”理论的“旗手”	56
徐州会议：胡极力劝冯“反共”拥蒋	60

宁汉之争，胡是蒋的忠实盟友	62
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联袂而退，不即不离

蒋“即刻下野”，胡亦无可奈何	68
对国民党中央特委，冷嘲热讽，胡与蒋来往密切	71
蒋东山再起，胡不满蒋袒护汪，远游国外	76
胡在海外为蒋第二次北伐拉赞助	83
胡在海外，不时向蒋提建议	86

五 再合作，消灭异己（一）

胡、蒋再度合作	92
胡想做“伊斯墨”，助蒋成为中国的“基马尔”	96
裁兵编遣，蒋煞费苦心；舆论宣传，胡全力以赴	100
蒋桂战争爆发，胡为蒋立头功	104
“国民党三大”被蒋派、胡派所垄断	108

六 再合作，消灭异己（二）

蒋欲“削藩”到底，胡大谈牺牲精神	114
改组派反蒋，胡斥之为反党叛国	117
蒋、阎电报大战，胡助蒋批阎	120
中原大战，胡为反蒋派人物“画像”	123
蒋以武力奠基，胡以法制反对独裁	128

七 蒋胡斗法，胡汤山被囚

胡想当“伊斯墨”，蒋不做“基马尔”	134
胡公开反对蒋当总统	138
为总统梦翻脸，胡成为蒋的阶下囚	143

八 宁粤对立，蒋被迫下野

汤山事件使蒋极为被动	152
胡在被囚中掀起反蒋派第二次大联合	155
反蒋拥蒋，双方对抗升级	159
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胡获得了自由	164
宁粤对立转为宁沪粤争权，胡公开反蒋	168

九 胡拒绝合作，蒋汪合组政府

胡不满四届一中全会的各部人选	176
蒋暗中掣肘，胡坚不赴京，孙科政府夭折	178
胡冷嘲热讽，反促成蒋汪合作	1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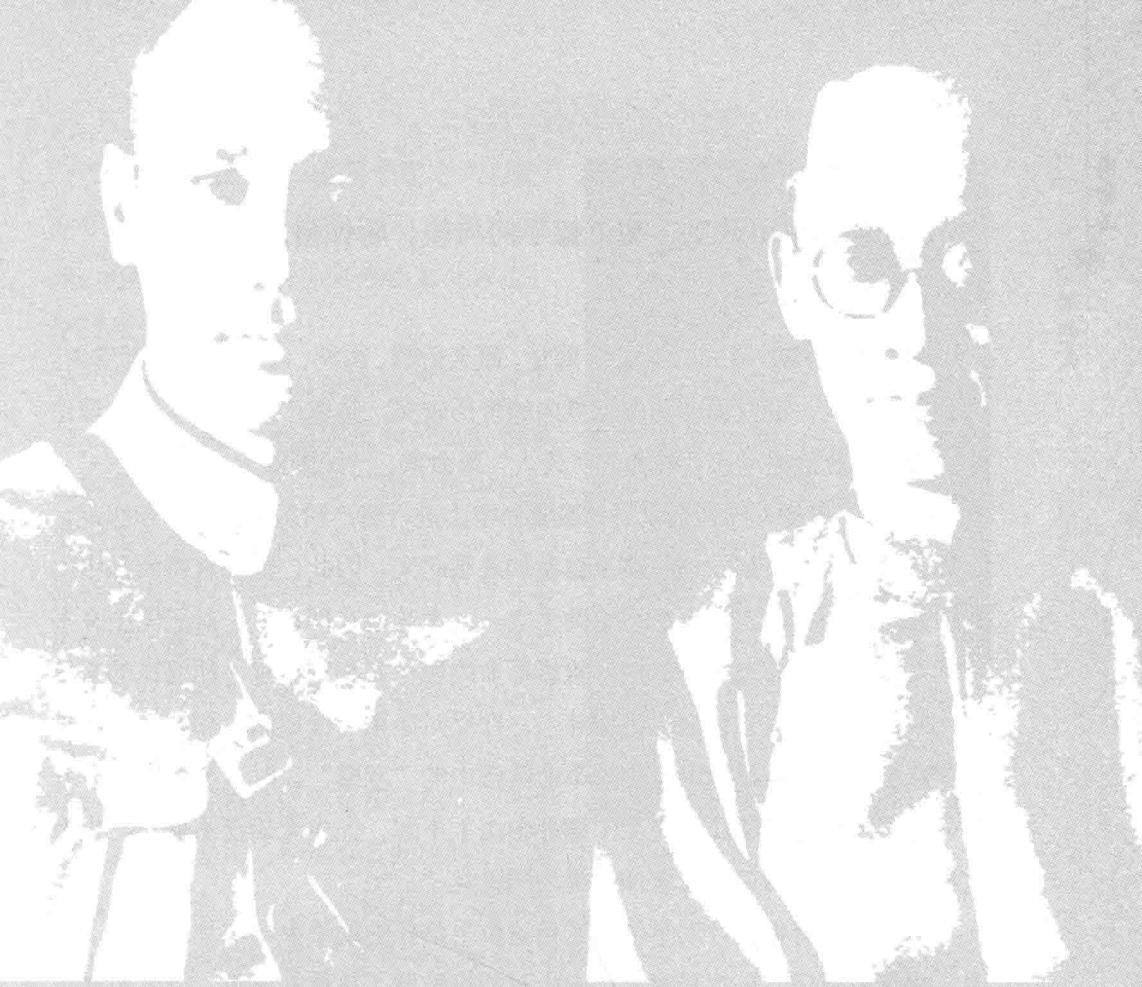
十 胡办报组党，与蒋对抗

对蒋的内政外交，胡大加挞伐	190
组党办报，胡与蒋对抗	197
福建事变：胡既拒闽又拒蒋	200
借助西南反蒋，两广借胡暂偏安	206

十一 皮里阳秋的终曲

无奈之下，胡出国“养病”	210
归国居粤，胡对蒋缓和	215
胡猝然离世，临终前仍不忘反蒋，蒋为其举行国葬	219
两广偏安局面的瓦解	222

结语 蒋胡关系大透视 227



一 一升一降话蒋胡

在孙中山眼里，胡道德学问均佳，蒋性格暴戾知兵

胡汉民（1879—1936年），字展堂，原名衍鹤、衍鸿，晚年别号不匱室主。广东番禺县人。胡汉民在国民党党内的资历较深，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宣传家、政治活动家，被称为“诗人”革命家、“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”。自从他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后，追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革命，东奔西走，宣传办报，筹款谋划，并且还亲自参加武装起义。因此，他一直得到孙中山的信任，成为孙中山不可多得的助手之一。尤其他在理论上，对三民主义多有阐发，是当时颇有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和宣传家。胡汉民的文章笔锋犀利，逻辑性强，很富有战斗力。在反对康梁“保皇派”和宣传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，与汪精卫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“双璧”。时人把孙、胡、汪三人的关系称为“胡汪无先生（指孙中山）不醒，先生无胡汪不盛”。也有人把胡汉民、汪精卫以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“三杰”。

孙中山每有重大行动举措，皆请这位可信任的助手参与谋划。1912年4月，胡汉民复任广东都督时，孙中山对胡汉民做了总体的评价：“若论胡汉民先生为人，兄弟知之最深。昔与同谋革命事业已七八年。其学问道德，均所深信，不独求于广东难得其人，即他省亦所罕见也。前革命起时，兄弟约其同到江南，组织临时政府，彼力为多，嗣兄弟蒙参议院举为临时大总统，



1916年11月，孙中山在上海与朱执信（左二）、
陈炯明（左四）、胡汉民（左六）等合影

一切布施，深资臂助。迹其平生之大力量，大才干，不独可胜都督之任，即位以总统，亦绰绰有余。”得孙中山如此评价，斯时无人能出其右。

实际上，孙中山也确实把胡汉民视为左右手。把胡汉民放在和自己分担重任的位置上。胡汉民曾三次代孙中山行使大元帅之职，可见其信任之诚了。有一次孙中山之长子孙科与胡汉民因工作关系闹矛盾，而胡汉民要离职而去之际，孙中山给孙科写信，命他务必将胡留住，信中云：“汉民纵不能代我办事，必能代我任过；否则，各种之过皆直接归在父一人身上矣。展堂之用，其重要者此为其一，故不能任彼卸责也。”“汉民去留，甚有关于大局之得失成败也。”在孙中山眼里，胡汉民不仅可堪大任，还能代己受过。胡汉民在孙中山眼里地位之高、作用之无可替代，已无人能敌。

蒋介石（1887—1975年），乳名瑞之，谱名周泰，学名志清，又名中正。浙江省奉化县人。他在国民党党内的资历远不如胡汉民、汪精卫、廖仲恺等人，甚至他在“国民党一大”上还未当选上国民党中央委员。他虽然在辛亥革命前就同陈其美接触较多，但直到1914年才由陈其美介绍与孙中山单独见面。

国民党“后起之秀”的蒋介石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也较晚。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后，作为深得孙中山信赖的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，始日渐受到注意。因为在革命队伍中擅长军事者相继去世或被害，而蒋介石又常常致书孙中山提出军事方面的种种意见。援闽粤军在回广东的作战中，蒋介石展露了军事才能。可是，蒋介石性格倔强，躁而易怒，偶不惬意，辄暴跳如雷，在粤军任职期间，屡屡发生“拂袖而去”之事。孙中山对之既有宽慰又有批评，说他太专横暴戾，如同君主。“兄性刚而疾俗过甚，故常龃龉难合。”并劝慰他，“为党员重大之责任，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，以求所以为党，



辛亥革命时率敢死队攻打杭州
抚署衙门的蒋介石



广东军头陈炯明

非为个人也。”

1920年9月，朱执信遇难后，孙中山在军事上的助手已寥寥无几，孙中山致信蒋介石，称“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，今已不可多得。唯兄之勇敢诚笃，与执信比，而知兵则尤过之”。不久，蒋介石母亲王采玉去世，孙中山写有祭文一篇，其中有云：“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（实际上仅七年而已），共历艰险，出生入死，如身之臂，如骖之缰，未尝离失。”

如果说以上孙中山对蒋介石的重视多出于爱惜并笼络他的话，那么，陈炯明叛

乱的爆发，则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个大展身手的绝妙时机，当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给他的急电“事紧急，盼速来”之后，立即从上海赴粤，登上永丰舰，护侍孙中山，指挥对叛军的反击。孙中山脱险后，蒋介石又写了《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》，孙中山亲自为之序文，曰：“陈逆之变，介石赴难来粤，入舰侍予侧，而筹策多中。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，……予乏知人之鉴，不乃预寝逆谋，而卒以长乱贻祸……”

蒋介石在孙中山面前的种种表现，已经博得了孙中山的好感，但在国民党中央，他仍然不能位列其中（在“国民党一大”上，蒋介石没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），孙中山在让他筹办黄埔军校时，让他只管军事，不要过问党政事宜，这是后话。

胡向孙中山建议：援蒋制陈

胡汉民和蒋介石，一个是孙中山的“文臣”，一个是孙中山的“武将”，二人在对陈炯明的认识上有一致之处，都较早地识破了陈炯明的野心。

胡汉民和陈炯明同是广东人，在辛亥革命前的新军起义时二人就相识。

武昌起义成功后，广东光复，胡汉民任广东省都督，同时提名陈炯明任副都督，当时二人合作很好，无丝毫芥蒂。护法运动开始，孙中山偕胡汉民等南下广州。一向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，首先向胡汉民提议，将广东警卫军拨出二十个营，改编由孙中山统辖，可作为亲军，亦可作为建立护法军的基本部队。但此事要经过老桂系军阀陆荣廷、陈炳焜的同意。胡汉民把朱庆澜的意思告诉孙中山，孙中山听了非常高兴，命胡汉民和朱执信等分头活动，促其早日兑现。

在广东掌握实权的老桂系军阀陈炳焜督军，对朱庆澜早已不满，对护法运动也不甚热情，正寻找种种借口迫使朱庆澜辞去省长职务。这样，拨出二十个营交由孙中山统辖之事也就成了空言。

朱庆澜辞去省长一职后，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任省长。老桂系军阀不同意，而是想让绿林出身的李耀汉任省长。陈炳焜派军队围住省议会进行恫吓，还夺去了省长的印信。孙中山派人与李耀汉协商，胡汉民辞去省长一职，荐李耀汉代之。但陈炳焜与孙中山的矛盾没有解决，而老桂系为了保全两广的地盘，只好与孙中山联合，欲改派其部将莫荣新代理粤督。胡汉民抓住这个时机，提出以陈炯明复任亲军司令职，为莫荣新督粤的交换条件。结果，莫荣新同意，但要把亲军改为援闽粤军，进驻闽粤边境，陈炯明仍可任援闽粤军总司令。

援闽粤军创建之初，只有二十个营的基本部队，约五千人枪。开拔到潮梅地区后，进行了多次的整顿和扩编，人数翻了一番，达一万人左右。孙中山十分重视援闽粤军的建设，把它看作掀起革命高潮的最可靠的基本力量。孙中山派在军事上有才干的蒋介石、吴忠信等人到援闽粤军中任职，蒋介石任作战科主任。



老一代江西军头陆荣廷

作战科主任，其官衔虽不大，但非常重要。当时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，战略的谋划、战术的布置皆要由作战科主任担负。陈炯明和援闽粤军的参谋长邓仲元很信任他，陈炯明曾对蒋介石说过：“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。”然而，援闽粤军乃是由旧军队中分离出来的，旧军队中的地方帮派习气仍然很重，士兵们对革命的真谛知之甚少。蒋介石置身于这样的工作环境中，阻力是很大的。终于有一天，1918年7月31日，蒋介石拂袖而去。

事情的起因是陈炯明的部下对孙中山不够尊敬。一天，陈炯明宴请蒋介石，援闽粤军中的其他将领亦在被邀之列。席间，陈炯明的一部将谈到孙中山时，出言不逊，直呼为“孙大炮”，陈炯明听闻后未加指责。而蒋介石则立即起立斥责该人，并对陈炯明也多有指责，气愤之余，仍不平静，只好一走了之。

从此，蒋介石的心目中便埋下了陈炯明对孙中山不够尊敬的阴影。

从1918年7月31日蒋介石辞援闽粤军作战科主任一职到1920年8月，援闽粤军回粤作战，在孙中山的再三催促之下，蒋介石回归援闽粤军中。但此后的两年里，蒋介石又两度辞职。1919年9月27日辞第二支队司令职；1920年4月11日，重回到粤军中不到四天，又不辞而别。至于蒋介石辞职的原因，仍是看不惯陈炯明不断培植私人势力的做法，自己反倒没有受到重视。他在援闽粤军中工作时曾私下对邓铿说过，到军中工作，是为了服从革命而来，不是为了帮陈炯明而来的。

蒋介石的多次辞职，引起了胡汉民的不安。胡汉民与陈炯明共事多年，对陈炯明有较深的了解。陈曾对胡说过，他少年时做过这样的一个怪梦，梦中左手揽月，右手挽日，取名炯明就是应了这个梦。辛亥革命后，陈炯明不如意时作诗中有“日月梦持



就任非常大总统时的孙中山与宋庆龄

负少年”之句，心中念念不忘想要做扭转乾坤的人物。从此，胡汉民已看到陈炯明个人野心很大。陈炯明把援闽粤军看成是个人成就霸业的资本，多次抗拒孙中山的命令，是革命队伍中的不稳定分子。蒋介石辞职后，胡汉民几次写信或面见蒋介石，劝他回到援闽粤军中。

援闽粤军在闽西立稳脚跟之后，开始休整训练，做回粤驱逐桂军的准备。

1920年8月，援闽粤军开始回粤讨桂。不到两个月，就攻占了广州，驱除了老桂系在广东的大部分势力。回粤之后，陈炯明以英雄功臣自居，阻挠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正式国民政府，反对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职。在广东，陈炯明手握军权、政权和财权，羽毛日渐丰满。他派人与北方军阀吴佩孚频繁接触，唆使下属大力鼓吹“南北两秀才联省自治”（因吴、陈二人为前清秀才）。除了勾结吴佩孚外，陈炯明还派人联络湘督赵恒惕、浙督卢永祥、赣督陈光远，搞联省自治。其目的是借联省自治之名，做逍遥自在的“两广王”，不受孙中山的管辖。

鉴于此，胡汉民主张要改变陈炯明在粤军中独揽大权的局面。其办法之一就是把蒋介石引入粤军，牵制陈炯明。粤军回粤后，蒋介石迟迟不到军中就职，胡汉民非常着急。胡汉民建议孙中山，请他力劝离开粤军的蒋介石、许崇智迅速回粤，认为蒋、许二人离开军队，“抛弃兵权”，正中陈炯明下怀。胡汉民还多次与蒋介石函电交驰，对他离粤军一事晓以利害，请他回粤。

在多方的劝说之下，蒋介石于1921年2月回到粤军，参与讨桂的部署准备工作。但蒋介石与粤军将领不和，不到两旬便又离去。

通过几次的辞职与复职的风波，蒋介石觉得陈炯明对自己不够信任，感到陈炯明“外宽内忌，难与共事”。此次辞职后，1921年3月5日，蒋介石又写信给孙中山，表露出他对陈的总的看法：“先生之于竟存（陈炯明字），只可望其宗旨相同，不超范围。若望其见危授命，尊党攘敌，则非其人，请先生善诱之而已。”可以说，对陈的这个评价，还是比较恰当和正确的，只可惜孙中山对陈炯明过于宽厚和容忍罢了。

老桂系军阀被逐出广东后，不甘心失却此块肥肉，便投靠北洋军阀，企图颠覆广州革命政权。孙中山下令讨桂，以解后顾之忧。讨桂很快取得了胜

利。两广大局平定后，孙中山决定兴师北伐，在广西桂林建立大本营，胡汉民兼任大本营文官长，同廖仲恺、邓铿、许崇智等协助孙中山进行北伐，征讨直系军阀曹锟、吴佩孚。另外，孙中山又让胡汉民电召蒋介石到桂林，任命他为大本营参军兼许崇智第二军参谋长。

孙中山的北伐计划遭到了陈炯明的反对，陈炯明借口“后方不稳”“保境息民”等，反对孙中山北伐。实际上，陈炯明怕北伐打破他做“两广王”的梦想。一则大军北上，与北方军阀接仗，树敌过多，会拆散他“联省自治”的同盟伙伴；二则大军出征，需有“粮草”接济，必将花费广东大批的财物；三则北伐无论胜负对己均不利，胜则功不在己，败则大军退回两广，客强主弱。陈炯明发表言论，表示：“南之北伐，未有饷有械，焉能出师对抗，……仍当暂留军于广西。”为了北伐大业，孙中山处处迁就陈炯明，并亲自对陈许如下之诺：只要陈不阻挠北伐，无论北伐胜负，自己都不会有颜再回两广，两广仍由他主持。

尽管有孙中山的许诺，陈炯明仍然对北伐一事冷然视之，不仅不支持，而且还多方掣肘，制造障碍。孙中山只好让与陈炯明共事多年的胡汉民去居中斡旋，以缓解二人间的紧张关系。

此时，胡、陈二人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很融洽的。胡汉民早已对陈炯明的一些所作所为不满，料定他必不是革命的支持者，更不是革命同志，对他的野心洞若观火。陈炯明对胡汉民也是戒备十足，二人虽早就共过事，但胡汉民的声望要远远高于陈炯明，二人同为广东省人，一省容不了“二主”，对野心大，一心想做“两广王”的陈炯明来说，当然视胡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

胡汉民是硬着头皮去做陈炯明工作的，当他于1921年8月去南宁面见陈炯明商量北伐出兵事宜时，陈敷衍搪塞，没有任何结果。

胡汉民刚刚离开南宁，陈炯明就对前来的蒋介石表示反对北伐，并把1913年二次革命时



李烈钧

广东出师讨袁的失败归罪于胡汉民，对蒋介石抱怨说，假如民国二年不听胡汉民的话，广东由他主管到现在，什么都会大变样的。陈炯明得出结论，胡汉民“实在害了我”。蒋介石赞成孙中山的北伐主张，曾写了“北伐军事意见书”给孙中山，当他听了陈反对北伐的话后，非常反感，便以头痛为借口，结束了与陈的谈话。

胡汉民、蒋介石分别把与陈炯明见面及所谈内容报告给了孙中山，二人都建议孙中山要提防陈炯明。

1922年2月3日，孙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，派李烈钧攻江西，许崇智出兵湖南。与此同时，陈炯明也加紧了对北伐破坏。一方面，断绝了对北伐军饷械的接济；另一方面，与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联盟，由赵阻止北伐军取道湖南，他则从后方加以掣肘。

直到邓铿被刺事件的发生，孙中山才对陈炯明的真正用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邓铿（1886—1922年），字仲元，原名邓士元。时任陈炯明的参谋长兼粤军第一师师长，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北伐，当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出现分歧时，他能为大局多方调解。1922年3月21日，他在广州车站被陈炯明的亲信部属所暗杀。孙中山闻此事件后大为震惊，为支持自己的爱将遇害而深感哀恸，又为大后方接济乏人而不安，从而打乱了北伐的整个计划。孙中山马上召开紧急会议，商讨对策。许崇智、胡汉民主张回兵广州，蒋介石更为积极主张讨伐陈炯明。

于是，孙中山采纳胡的意见，大军即刻南下，陈炯明见重兵压境，不觉手忙脚乱，未敢公然抵抗。孙中山于4月16日抵梧州，陈炯明忽来电表示辞职，孙中山召开扩大军事会议，讨论今后的行动。会议产生了两种意见，一种认为应先回师剿灭陈炯明，待后方巩固后再行北伐，蒋介石、许崇智、吴忠信持此意见；另一种认为



邓铿将军

应趁直奉战争爆发之际，举兵北伐。讨论结果，以持后一种意见者居多，孙中山采纳多数人意见改道北伐。

蒋介石坚决主张先回粤讨陈，真有点“宁折勿弯”的味道，除了在会上坚持己见外，还多次单独谒见孙中山，力陈自己的主张，可终未能让孙中山采纳，蒋介石乃再次辞职而去。

孙中山的宽容并没有感化陈炯明，孙召见陈不至。陈对改善孙陈关系毫无诚意，并电孙中山，要“清君侧”，将孙中山身边的“坏人”清除掉，这个“坏人”指的就是胡汉民。孙中山忍无可忍，宣布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、陆军部长、广东省省长之职。陈炯明也毫不示弱，离开广州避往惠州，在幕后遥控，指使部下叶举率五十营“陈家军”回广州，以索饷为名，在广州为非作歹，并准备在广州发动兵变，置孙中山于死地。1922年6月1日，孙中山不顾胡汉民的劝阻，只身回到广州，处理“陈家军”问题。

就在陈炯明叛迹已经暴露无遗之际，蒋介石还写信给指挥北伐的许崇智，提出要速回师平定陈炯明，而后再图北伐，否则“食脐莫及，不可挽救

之一日”。形势的发展正向蒋介石所预料的那样，陈炯明已经下手了。陈炯明先将孙中山的“荷包”锁住，在6月14日诱捕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、财政部代理部长廖仲恺于石龙，然后囚禁于石井兵工厂。6月15日，陈炯明指使叶举等发出通电，与北方直系军阀互相唱和，要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。同时，叶举布置亲兵围住孙中山在广州的住地观音山粤秀楼，悬赏二十万元擒杀孙中山。

对于陈炯明的种种行径，孙中山依然以领袖的胸怀，对之宽容、忍让。当不断有人告知孙中山“陈家军”将有不轨行为时，孙中山仍认为“竟存



被袁世凯封为嵩山四友之一的徐世昌，
活跃在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上

恶劣，当不至此”。然而，不幸的事件终于发生了，6月16日凌晨，“陈家军”炮轰总统府，孙中山只好避难于军舰之上。

在韶关留守代行大元帅职的胡汉民得知陈叛消息后，便星夜去北伐前线搬救兵。可是，北伐军回师受挫，胡汉民只得“且将风景忘离愁”了，避走于福建。

与胡汉民班师的同时，另一个较早识破陈炯明叛迹的人——蒋介石，则应孙中山之召，赴孙中山避难之舰，日夜陪侍于孙中山左右，直至孙中山脱离险境去上海。

胡屡电慰蒋，蒋建议孙中山让胡随侍左右

陈炯明叛乱，蒋介石陪侍孙中山在舰上与叛军周旋五十余日。经此事件，显示出蒋介石对孙中山的“忠勇”。与叛将陈炯明相比，一逆一忠，泾渭分明。蒋介石的声名威望顿时提高了许多。后来蒋介石也常因此引以为自豪，但他也以此为“砝码”，其刚顽暴戾的脾性依然如故，借孙中山所倚重之际，又多次施其“合则留、不合则去”之故技。胡汉民在其中或劝慰或批评，二人函电相交，关系颇不一般。

1922年10月18日，孙中山将撤退到福建的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，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，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，准备讨伐陈炯明。蒋介石初任参谋长后工作颇为卖力，但为时不久，蒋介石就给在上海协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工作的胡汉民写信，诉说自己对军队中存在派系斗争的“苦恼”，露出要辞职而去的意向。胡汉民把蒋介石信中所言之事告知孙中山，孙中山派人挽留未成，蒋介石还是辞职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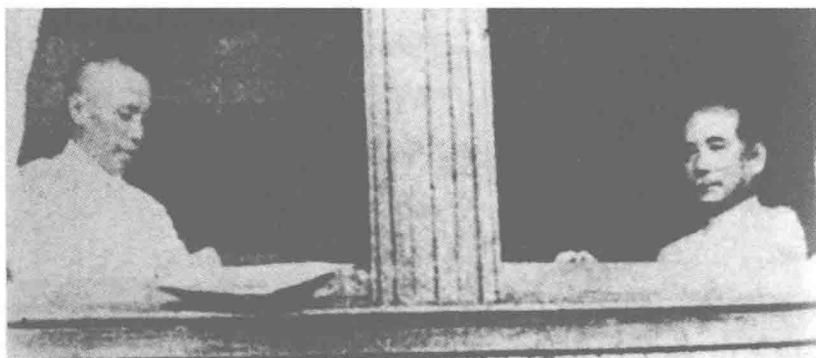
辞参谋长一职后，蒋介石还给胡汉民写信，对时事军事提出建议、看法。这说明蒋介石辞职只是一种手段，而其心中仍系“革命大局”。

1922年末到1923年初，孙中山联络滇、桂军杨希闵、刘震寰部，把陈炯明赶出广州。孙中山回到广州，重建大元帅府，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。

当时，广州的形势相当险峻，仅举胡汉民在广州“江防会议”遇险一事，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貌了。

孙中山回广州前，曾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，授其处理广东政务的全权。当时的广州，陈炯明虽已败走，而进驻广州的滇、桂军阀仍然飞扬跋扈、横行霸道。尤其是桂军的沈鸿英，表面上归顺孙中山，暗地里同北方军阀勾结，制造事端，进行破坏革命的活动。胡汉民到广州第二天，沈鸿英假借讨论广州地方善后及卫戍事宜，邀请胡汉民、魏邦平等入到广州江防司令部开会，企图扣捕魏邦平，杀害胡汉民。会间，沈的部下突然开枪射击，胡汉民乘乱逃到楼下，眼镜被打碎，身上的钱物被洗劫，卫士也被打死两个。后来幸亏有人出面制止，胡汉民才得以脱险回到省署。

广州如此混乱的局面，就是孙中山亲自回到广州，也艰难万分。非有军事方面的人才辅佐，驱陈之后广东的局面难以打开，在这种情形下，孙中山给蒋介石连发两电，催其赴粤。



孙中山与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摄于广州火车站

蒋介石在浙江收到孙中山的急电后，没有应召立即去广州，也没有致电孙中山说明理由。只是先后给廖仲恺、汪精卫、许崇智写信，提出对广东局势及军事作战方面的意见。1923年3月15日，孙中山派胡汉民同汪精卫、邹鲁、林业明、林直勉、胡毅生等国民党六位大员专程跑到蒋介石所在之地——宁波，劝请蒋介石“启驾”去广州。蒋介石借机向孙中山提出了人事安排方面的意见，待孙中山首肯后，才姗姗而往广州。尔后，蒋介石与王登云、沈定一、张太雷一行四人组成“孙逸仙博士代表团”赴苏考察苏联的军